

新民时论

核心价值观的自发与自觉

王冷一

最近笔者去上海第五十四中学调研德育课题,德育敏校长直截了当地询问:面对“正在啤酒加炸鸡”的85后青年教师,怎么去和其谈论“抽象的核心价值观”啊?如果他们掌握不了,又如何去传承给学生们即年龄更小的未成年人呢?校长的询问,涉及到传播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问题。

其实,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个字,直接而具体地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内涵。而且,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单位,甚至每

一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心灵的归属,因此,笔者觉得“核心价值观并非抽象”。如关于85后青年教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即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就完全适用这一群体。至于这个青年群体的时尚特征,则没有必要去过度解读。换言之,学校相对成熟化的职业岗位,使得青年教师(马上还会出现90后从业者)群体客观上要对学生(未成年人)“友善”;要求学生做到的“诚实、守信”等标准,教师自身也要做到,这就是“诚信”;认真备课、虚心求教、教学相长等行

为,显然就是“敬业”。至于“爱国”,学校当然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实践主场。这不仅仅体现在每天仰望冉冉升起的国旗、国家主要纪念日的活动仪式等;同时,我们也都明白课外“小手拉大手”的积极意义。

其次,核心价值观不仅是道德标杆,也是全社会健康发展的度量衡。就我国城乡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来自星星的你》以及十年前就在沿海省份红火过的《冬季恋歌》等韩流作品而言,之所以能够打动异国观众,也是因为其用艺术手段和故事形式

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健康、正确,既符合传统文化、又具有时代批判性。细细体会就可以发现,不管导演如何更新换代、无论剧情怎样折腾痴男怨女,对情感的忠贞、对长辈的尊敬、对职业的敬畏,是韩剧几乎不变的口径。在韩剧里,观众们基本看不到“小三”会很有地位,“反叛父母”者会赢得美满结局,“一夜情”会被演绎为“24小时的爱情”、投机取巧者会受人尊敬……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韩国人特别强调家庭伦理;中国社会也一样重视

家庭在道德领域的催化作用,这可谓东方社会的文化共性。只是中国文化更强调“家国情怀”中的国家元素。如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社会舆论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但那一代出生者即50后,名字就叫“抗美”、“援朝”、“卫国”的就特别多,但叫“保家”的笔者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道德自觉!而每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各族人民总能体现出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豪情。

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形式也在不断丰富。

如在日常生活中,学习雷锋的活动已经长效化为各地的志愿者行动,后者又进一步演化出各类专业特色;又如很多地区推崇和培育富有地域特点的好人文化,新发现的一个个基层先进典型就生活和工作在群众中间,让群众备感可亲、可爱与可学;而上海,也正在进一步完善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人物与典型事迹的发现机制。所有这些可喜现象,都意味着国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正在走向自发与自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

先从“小儿科”治起

凌河

已晚谭

本周并无大事,于是小小一条“做饭新闻”便激起波涛汹涌——河南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一言“庭长必须会做饭炒菜”照例引出了雷厉风行,下属南阳中院召开专题会议,提出具体方案,把“法庭庭长会做饭”与“支部建在法庭”并列,作为创建评比的条件;内乡县法院则召开党组会议,把“每位庭长学会做饭并且带头做饭”,作为“当前法庭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并将此纳入年终法庭目标考核内容,不符合要求一票否决,取消年终评优资格”;至于南召法院院长更是提出“不会做饭的调离”……

己做饭不吃请”抓起,还是有道理的,虽然有一点“小儿科”,但也是出于无奈吧,算得用心良苦——其实我们现在的反腐正风,大量的正本清源,不正是从最基础的ABC抓起,从最“小儿科”的毛病治起吗?

当然被称作“小儿科”的事,并不止“做饭新闻”一则,前几天有机构调查,说反四风之后,官员在家时间“平均增加了30分钟”,是个可喜的进步!“30分钟”出来,也有网民吐槽,说反腐整风,竟然是“庸俗化”!其实这“30分钟”真是一个“进步”呢!君不见有些官员,下班后要去吃请,吃请后还要“一条龙”,夜夜笙歌,乐不思归,更有通宵达旦的,连睡觉都不在自己床上呢!君不闻有的“大院”,成了“寡妇村”,当老婆的,三月也见不到“公仆”一面,他自有“温柔之乡”呢!所以省下的这“30分钟”,能够为老百姓操劳更好,如一时不能,还是先回家待着吧,总比整天混在“外面”,泡在酒里要好!你说这是“小儿科”,那咱们除病祛邪,还是先从“小儿科”看起吧,谁叫他的毛病,本来就不是个健康的成人该犯的病呢!

当然网民的拍砖也不是全无道理,比如法院的正风气,要求是该高一点,规定庭长“自系围裙”,虽出无奈,毕竟有点滑稽;又如官员的从酒醉中解放出来,当然也不仅是为了顾家陪老婆,还要更多地为民操劳——这就好比前几天一则调查,说这一年之中央本级部委三公经费预算降了10.3%,于是网民就问,省下来的钱应当用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是提得对的,我们反四风,“降下来”的公款,“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等等,应当用在哪里,这不可不“小儿科”哦!

学霸

叶开

流行词手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学生中流行了一个词“学霸”,而且愈演愈烈之下,变成了一个常用词。所谓“学霸”,就是刻苦学习、考试成绩又好的学生。通常在一个班里会有一个人人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学霸”,这个“学霸”的形象通常是戴着眼镜,扎着马尾辫,一脸牛逼的表情,在一众平庸之辈中,款款走过,各种令人羡慕嫉妒恨。

“学霸”的反义词是“学渣”,从不努力,考试成绩很差。

我觉得“学渣”这个词甚至比“学霸”还生动。“霸”字基本可以望文生义,而“渣”则更是生动鲜明可以直接理解。

对于“霸”字,我们老一辈有各种不好的记忆,一说到这个字,就想到各种被批斗的坏蛋。在过去,如果谁不幸被当上了“恶霸”,那真真是打倒在地,踏上一脚,万世不得翻身了。由此,凡是涉及“霸”字,都给人以恶的印象,例如电霸、水霸、街霸等。但是,经过三十年的淘炼,这个字竟然神乎其神地从贬义词升华为褒义词,确实完全出乎意料。

然而,“学霸”竟然不是学校里最顶尖的高手,这个更加令人敬仰到张大嘴巴如凭空吞食了一个癞蛤蟆,比“学霸”更胜一筹的大佬是“学神”。

所谓“学神”是学习从不努力、考试时却能独占鳌头的学生。这样的家伙,人们对他们已经不可能有“羡慕嫉妒恨”的复杂情感了,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不配“学神”老大拥有这种低级的情感。人家又不是努力来的,人家是天生的——几乎是天生的,所以你只好崇拜,而

不应该嫉妒。总之,你嫉妒也白嫉妒,浪费自己的能量而已。

“学神”的反义词是“学弱”。

所谓“学弱”,是拼命努力了、然而考试成绩仍然很差的学生。这也是先天所限,奈何不得的。天资这东西,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班级中,孩子生而不同,虽然在法律权利上应该平等,但他们的智力和理解力,是各有差异的。作为学校的教师,应该认识这种差异,尊重这种差异,不要总想着把全班几十个学生的成绩全都拉平。

网上流行一个关于“学霸/学渣”、“学神/学弱”的十字坐标图。左往右是努力值——从不学习→努力学习,往上则是考试分值——分儿低↑分儿高。“学神”盘踞在左上方,“学霸”在对面。“学渣”落在左下方,“学弱”在隔壁。

读这幅图,最好不要光是感到好玩好笑,又或者光是羡慕嫉妒、光是景仰得如滔滔江水。而是要从中明白,有教无类,以爱为教育的根本,尊重学生天生的差异化和个性化,是教育的最佳、最自然形态。

在一个班里,“学霸”和“学渣”是棍子的两段,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师喜欢“学霸”,讨厌“学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因此,“学霸”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羡慕嫉妒恨,甚至冷枪暗算。好在初中生还比较单纯,即使玩点什么阴谋诡计,也一望而知其然及所以然。不像高中生或大学生,这个时候的嫉妒以至恨,如果疏导得不好,很可能导致极不良的后果。也因此,老师更应该注意观察,要更加包容。

一个社会是由各种人构成的,一个班级也一样。尊重差异,彼此宽容,才是更好的社会形态。

一泡尿里的傲慢与偏见

李泓冰

余热录

幼童当街一泡尿,溅起了不同人群截然相反的愤怒,且这愤怒还在延展不休。

以“3岁孩子街头小便内地夫妻与港人发生冲突”为题的视频新闻,掀起轩然大波。这边厢说内地游客行为粗俗无礼,令人发指;那边厢则说幼儿心急、家长用纸尿裤接尿可厚非,何必小题大做……

这本是偶发事件。去掉其间的“内地”、“港人”等敏感词,只是一则可忽略不计的小小治安冲突。然而,网上的喧嚣争议却超出了理性尺度,演变成了“内地人”就是如何如何不文明,而“港人”则是如何如何充满歧视和偏见。以族群归属来区分是非,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固然有诸多行为“不文明”的内地游客,也固然有不分青红皂白鄙视内地游客以及全体港人来说,一定都是极少数。可是少数的声浪太高,而大多数则习惯于沉默旁观,双方的傲慢与偏见便被畸形放大,演变成十分敏感的地域文化优劣之争,一方有人说“内地人滚回去”,一方就怒斥“港人靠内地的水才能活下去”。

挑起诸如此类愤怒的,从香港奶粉限购、内地人赴港生子直到内地游客进入香港名校就读……论争的波及面之广、牵动阶层之复杂、争议程度之激烈,让人匪夷所思。

香港和内地一脉相承,很多香港人才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从大陆移居的。如果倒退二三十年,不会有多少人会对“内地人”举止大动肝火。当时偶往香港的大陆同胞,贪婪而好奇地打量彼岸的繁华富足与文明。港人对“穷亲戚”有一份体恤和宽容,也有

不言自明的优越感。

改革开放35年之后的今天,内地的人才、人流与物流通过各种渠道涌入香港,中国经济奇迹般崛起,上海、深圳等内地城市发展得一日千里。更令人心绪杂杂的是,在华洋杂处、五方辐辏的香港,名校的学位、高薪的职位、高档物业的楼位,连高档产房的“产位”,都被“内地人”攻城略地。由此催生的不安情绪,其实对上海等内地城市而言,也并不陌生。

上海人的优越感,也曾受到比例日愈提升的“新上海人”的挑战。毕竟资源有限,“新上海人”来了,房子难买了,名校难进了,想找一份好工作,就更是快难于上青天了。本地人士的愤怒,实在很容易理解。欧美各地,也包括邻国经常发生的工人农民抵制进口产品及针对外来劳工挤占市场的罢工与抗议,以及美国加州系大学对亚裔学生入学进行立法限制的争议,均与此相类。

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在利益的微妙拉锯中一触即发。港、沪相关争执,有几乎雷同的出口:对街头、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屡发的外来人士“不文明”举止,会轻易引发集体声讨。这里面,有捍卫公共道德、捍卫城市文明的正义感和公民意识,也不乏占据道德高地与文明高地的族群优越感,这或多或少地安抚了发生在别处的失意与失衡。

在人口与物资流动中繁荣的国家与城市,会在同样的流动中更加繁荣。当然,流动亦要适度,不管是对香港还是对上海,都有城市承载限度问题。在深层次原因化解之前,类似“一泡童尿”的争论,怕是会偶有机会冒出来解解瘾头,泻泻火气的。